

程贞贞 ▶ 温佩妮 ▶ 骆志豪

三个老师 逐教育梦

约莫二十年前，有位新手老师被分配到郊区当华文老师。十年后，这位老师当年的学生，也成了华文老师。料不到的是，再多个十年，这位学生的学生，竟也申请当华文老师。二十年，三代老师，用生命影响生命，传递无形薪火。

这无形的薪火，它的种子是在吉兰丹吉赖苏丹国中一校萌芽的。那时是1993年，程贞贞老师从师范学院毕业，被分派到该校执教。华文班里有位学生，叫温佩妮，跟老师感情要好，在她15岁生日那天，程老师送了她一本书张曼娟的《缘起不灭》。

十年后，2003年，温佩妮也成为别人的老师了，但是踏进骆志豪的班里，她并没意识到，台下的志豪也希望将来长大后，能成为像她一样的华文老师。

在2013年，志豪把梦想化为现实。他在衬衫胸口处别上温老师送他的中文名牌子，踏进另一个华文班，继续教育、影响新生代。

这样的传承，会不会有第四、五代老师的出现？会的。不管如何，都会有人走进来，挑起多劳的重担，就像任何其他心甘情愿传道、授业、解惑的老师一样，因为打从他们坐在椅子上的那时候起，良好的因果循环就在逐渐形成了。

华文学会让我们感情更好

“我想当像老师这样的老师，当时拿到理大教育系后，就更确定（当老师的想法）了。”温佩妮说。

像老师这样的老师，是怎样的老师呢？

“我也不懂，”程贞贞答，说毕，两位老师有默契地笑了起来。

“老师很关心，很关注学生。”温老师说，她让学生写周记，细心阅读、回应，师生感情因而升温。

“那是一种本能，学生有问题时老师会伸出援手。当我们知道学生的家庭背景，他们的行为就可以理解、包容。学生觉得老师了解他，他就会尊重你，也肯听话。”程老师说话的语调很柔和。

除了周记，华文学会活动提供的土壤，也灌溉了这份师生情。该校华文学会活跃，程老师会趁周末回校跟大家一起进行活动。加上瓜拉吉赖原本就是个小镇，没什么娱乐，“九点街上就没人，没有夜生活，整条街空空的，”两位老师一人一句描绘该地情况，“我跟老师会去tasik（湖）谈谈天。”“学生连唱K（卡拉OK）也是在家唱的，”程老师又补充。



▲程老师（穿长裙者）跟华文学会的同学合照，老师的左后方是温老师。小镇里没什么娱乐，反使人之间的情谊淳朴、真切，细水长流。



■左起温佩妮、程贞贞、骆志豪。

温老师对我影响最大

“从小到大，我都遇到很多不错的华文老师，直到中二，遇到温老师，我就想，以后如果我当老师，我要像温老师一样。温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，包括现在的教学方式。”骆志豪说。

因为骆老师刚到采访地点不久，他不知道，大约十分钟以前，他的老师也说了相似的话。

“写周记”贯穿他跟温老师的求学时代，温老师当年写了三年周记，珍藏了很多年，却在去年的大水灾一举摧毁。骆老师掏出自己当年的周记本，或许某程度弥补了一点点这样的缺憾。褐色单线簿里，有蓝红色笔迹夹杂，师生之情跃然纸上。

“一开始我写得很短，可是老师却很用心回覆。可能那时没有面子书，人是很喜欢沟通交流的，老师用心回覆，我的周记也慢慢变长，变得扎实，文笔也慢慢变好。”

现在，骆老师的教学大量地传承了写周记这个部分，“我的华语节是很注重周记这门功课的。”



▲当年的同学跟温老师庆祝生日，左为骆老师。

周记往返师生纸上对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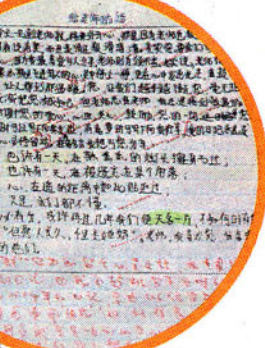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，程贞贞老师发现，学生交了周记后，会亲自到办公室向她领回，以免被人看到内容，于是才有了如此想法：周记不只是一门功课这么简单。

“感觉有个人很关注我们，不一样，”温老师说，“我把它称为心与心的交流站。”

“一开始学生可能是写几面罢了，后来有些一星期有二三十面，”骆老师笑嘻嘻，他很喜欢批改学生这几十面的周记过程。

“批改不是件很吃力的工作，因为不是正规作文，没有规定的批改方法，只是要了解学生的心情，纠正一些错别字。”程老师说明。

透过书信般私密的一往一返，老师也可以借机辅导一些家庭背景，或行为、纪律上有问题的孩子。簿子所提供的空间和时间，正好可以作为情绪、思想上的缓冲，得以反复阅读、咀嚼，跟直接对话的功能不同。



▲骆老师当年的周记本。

▲温老师、骆老师和一同庆祝程老师生日的学生们合照。

教育路多人走才不寂寞

原本在聊着周记，当骆老师提到了一位在周记里画很多插画的孩子，温老师就加入了话题，两人开始讨论起这位孩子未来可能的出路。

“他以后可能可以当插画家。”“对呀，我觉得他的画风有点像弯弯。”“可能可以去台湾升学。”“嗯，像海青班……”

虽然不是采访的方向，却让人窥见了两人自然互动的一面。

“在教学这条路上，自己一个人走久了会觉得很累的。要尽量认识很积极的老师——这样的老师其实是很多的，当你知道身边还有一位这么拼的老师，这条路其实很爽。一个人走很寂寞，很多人走就热闹了，觉得很开心。像我跟温老师这样，温老师分享了大量教材给我……”

“源自老师，哈哈，老师分享给我，我分享给其他老师。”温老师打岔，而程老师只是坐在旁边静静地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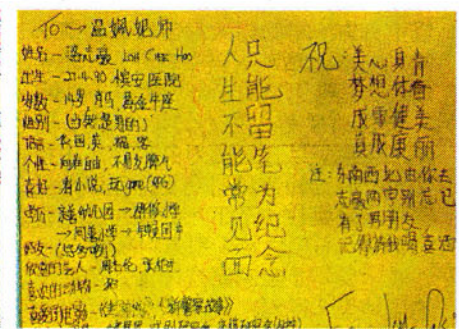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要一个人做完。”话语又回到了骆老师那里，“资源是很丰富的，我很赞成资源共享。”

“我们每年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学生，我都可以跟老师或志豪谈，跟信任的人讨论。”

程老师认为，只要别的老师有需要，她都会跟他们分享教学资源，“其实我也是无意间把资料传给别人，虽然教材是给了，但成果还是得看个别老师怎么应用。不管年纪大小，资历深或浅，经验丰富或不丰富，谁的方式好，就取长补短。”



▲官方正式的名牌是下方的，上方的却是情感与文化的象征。



▲骆老师当年写给温老师的纪念册。

华文名牌精神象征

采访当天，程老师专程从昔加末北上，温老师从吉赖南下，骆老师从巴生赶来，大家会于吉隆坡中南区的一家小餐馆里。

“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了个见面的机会，”“中生代老师”温老师说。平日三位忙于工作，没什么时间碰面，上一次碰面也是因为接受电视节目访问。

“我们没有很刻意地去联络，是很自然的。”骆老师说。

“不只是工作上，我没有把他当学生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就算很久没联络，一通电话过去，也不用客套话。老师就常常接到这种电话，哈哈。”温老师笑道。

“温老师送我一个华文名牌，当我走进华文班，我就换上这个牌子。我跟我的学生说，这是我的老师送我的，希望我能教得跟她一样。温老师怎样教我，我就怎样教学生，把同样的东西传给他们。”

温老师听了在旁边咯咯笑，事后她说，名牌原本只是做纪念，她也给自己跟程老师定制了一个，没想到骆老师竟然在上华文课都会别着。

“我时常会想，我这样教，老师会怎么看待，志豪又是怎么看，我教了十年书，他的热血，把我的教学热忱升温。”